

三味书屋

伦敦城内的动物图腾

——评《乌鸦之城》

痕墨

提到中国，老外会联想到的动物是龙，而提到美国，我们想到的是鹰。将动物视为一个国家文化认同的情况早已屡见不鲜——俄罗斯的象征是熊，加拿大是海狸，法国是高卢鸡，那么英国呢？英国当然是身姿矫健的猎犬。可若仅对于伦敦这座城市而言，人们更多想到的不是猎犬，而是乌鸦，确切地说是“渡鸦”，一种大型的禽鸟类动物。没有华彩的羽毛，没有伟岸的身躯，更没有什么“鹏程万里”的精神寓意，但它总是在古老的英格兰诗文中出现，在雾气迷蒙的伦敦塔周围盘旋，甚至



在记录历史的画卷上那一座骇人的绞刑架旁流连不去……《乌鸦之城》通过对神话、人类和乌鸦之间微妙关系的解读，阐释了伦敦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为今天的我们理解伦敦、理解英国，提供了新颖而别致的视角。

在中华文化中，乌鸦绝不是一种能给人带来欢悦情绪的鸟儿，乌鸦不吉、晦气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如“枯藤老树昏鸦”“晚日寒鸦一片愁”等诗句总透着一股凄凉落寞的味道。那么我们且为这黑色的鸟儿置换一幅别样的背景吧！将昏黄的宫城天宇转化为17世纪那座举世闻名的伦敦塔，可如此一来，场景似乎依然晦涩、暗淡。别忘了，伦敦的别名就是“乌鸦之城”——乌鸦和伦敦、伦敦塔的历史自古息息相关。甚至在科技昌明、文化进步的今天，伦敦人还是坚信：大不列颠的命运和那通体乌黑、有着厚重粗糙嗓音的飞鸟在冥冥中存在难解难分的因果。渡鸦在英伦的文化语境中，不仅是现实中飞翔于天际的雀鸟，更是常见于古代神话、民间故事及各类文学作品中的独特飞禽，英国人甚至将其看成是自己国家的保护神。《乌鸦之城》中提到，早在查理二世时，国王就命人剪短了伦敦塔内六只渡鸦的翅膀，使它们无法飞离伦敦塔。而伦敦塔内也一直设有专门的驯鸦官负责

驯养和喂食塔内的渡鸦。

1666年，伦敦发生特大火灾，烧毁了包括圣保罗教堂在内的很多建筑。之后渡鸦成群结队而来，啄食烧焦的尸体，客观上避免了灾后黑死病的蔓延。而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无数王族贵胄的尸体也成为满足伦敦塔渡鸦口腹之欲的美味，如只当了九天女王的简·雷格夫人，被亨利八世斩首的安妮·波琳皇后，陷入玫瑰战争的而被杀害的一国之君亨利六世……就在真实的血腥历史不断延续的同时，神话传说对于渡鸦形象也进行着另一种方式的塑造和丰富。不管是威尔士神话中的巨人国王布兰，还是圆桌骑士的唯一领袖亚瑟王，传说他们逝去之后均化成渡鸦，并成为保护一方国土的神明。照此思路，如果你捕杀渡鸦的话，极可能在无意中犯下弑君的罪孽。而一旦明君被杀，那么离伦敦城的毁灭也就不远了。不过，伟大的时间总能扭转一些脱离实际的观念，随着伦敦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渡鸦头顶的光环在渐渐黯淡。英国的农耕产业进行了变革，农业向密集化系统发展，渡鸦越来越成为城市的麻烦。终于有一天，新的法令堂堂出台：百姓可根据捕杀渡鸦数量的多少，从政府那里获得相应的赏金。

到了“二战”时期，渡鸦又一次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因受到战争炮

弹的惊吓，伦敦塔内的渡鸦们总会在危机到来之前，发出一声声凄厉的叫声，这在客观上起了有效的预警作用。由此，伦敦人再一次想起了那曾经根深蒂固的信仰：要是渡鸦飞离伦敦塔，那么英国就将战败！其实用动物作“拉响警报”之用，在战争年代并不鲜见。渡鸦非常熟悉天空和气流的变化，并有着超凡的视力，远比人类更能注意到各种危险的接近。《乌鸦之城》中明确提到：一份关于沃特尼酒业公司的官方历史资料上记载“杰基这只幸运的渡鸦一直生活在厂里，毋庸置疑它已经加入到了我们的 ARP 行列中，继续执行任务”。“ARP”乃是“空袭预警”的英文缩写。

《乌鸦之城》一书就是通过这些生动有趣的历史文化故事，来说明乌鸦对于伦敦人、英国人文化思维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乌鸦本身形象及内涵也一次次被不断地颠覆、重新定义。在今天的英国，乌鸦不仅依然具有某种深邃的象征性，还肩负着国运的神秘启示，并在英国文化中承载着“在困境中坚强存活”的精神隐喻。纵观伦敦城的发展历史，与其说是英国人因为喜爱乌鸦而保护了乌鸦，不如说是他们在历史进程中始终不曾放弃自己的文化，并牢牢地捍卫和保护了这一古老的传统！

荐书

《耕食生活》



作者	(日)早川由美
译者	朱信如
出版	新星出版社
日期	2016年5月

式分享给读者。晨耕暮种、喂鸡、劈柴、参加祭奠……在与土地为伴的生活中思考自然与生活的真谛。

大城市的便捷与繁荣生活，是当下许多年轻人的梦想，而早川由美这位日本织品艺术家，1985年起与陶艺家丈夫小野哲平前往爱知县常滑市山中过着半农半创作的生活。1998年，夫妇带着两个孩子移居到日本高知县谷相，在梯田里耕地，开辟果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了真正自给自足的“播种人”。

农耕期间，她缝制衣物、创作布艺，在日本各地及海外展出作品。用过生活的态度做着东西，也用做东西的认真过着生活。就算没钱，也不会随随便便为养家糊口去工作，而是依自己所喜、所想去选择人生道路。“因为始终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才一路遇见了无数了不起的人。”“只要自己喜欢，就不觉得痛苦和艰辛。”早川由美将自己根植于大地的生活方

由美年轻时曾四处旅行，汲取亚洲各地布品的智慧，创作了各种贴近生活的布品。由美说：人类是一颗种子，是自然的孩子，从泥土中来，也要回到泥土中去。她走进山川河海，知晓个人的渺小以及自然的广袤，所以敬畏土地，敬畏自然，诚如她所感悟的那样：“我的生命并不单意味着我本人的存在，而是与自然、地球、宇宙之中的一切相连——我意识到自己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所有的人原先也是属于自然界的，只是后来创造了一个新的工业世界，但在这个新生活方式里，人们越来越不快乐，感觉失去了生活的根基，完全忘记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有找回生活与自然的联系，才能踏实无忧地生活。

早川由美在自给自足的每一天里，见证美的循环和生命的永续。(推荐书友：余娟)

《不属于我们的世纪》



作者	(美)马修·托马斯
译者	黄璐
出版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日期	2016年7月

病中他表现出的对妻子和儿子的深情却深深打动了读者。在潜意识中，他还记得妻子特别的日子，在节日来临时会给她送上有意义的礼物。他对儿子说：“我永远都会知道你我是谁，我向你保证。即便你以我为己忘记了，即便我看上去已经忘了。”小说把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身体变化的过程贴切地描述出来，真实地反映出患者的痛苦和无助。

小说讲述了艾琳一家三口的感人故事。艾琳认定丈夫埃德是最佳伴侣，可以帮助自己达成儿时美好生活的愿望，她鼓励丈夫去追求更好的工作、更棒的朋友、更大的房子。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发现丈夫与日俱增的抵触心理和越来越让人难以琢磨的异常举止。黑暗笼罩了他们的生活……

人们对于阿尔茨海默症也许并不陌生。男主人公埃德在50岁出头的年龄，患上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症，这对一位大学教授来说，就好比“晴天霹雳”，他会在瞬间忘记接下来要讲授的内容，又把学生的分数和名次搞错。埃德比常人更早知道自己患病的情况，他竭尽所能地保持常态，并利用各种方式巩固记忆，可再大的努力也不能阻挡病魔的脚步。而在

艾琳是一位伟大而坚强的女性，在得知真相后毅然选择与丈夫共同面对。她忍受着孤独寂寞，一边照顾丈夫，一边坚持繁重的医疗护理工作。她想尽办法，利用更种融资手段，将支付房贷、看病、上学这几件事安排得井井有条。

儿子康泰尔有个逐渐成长的过程，父亲用生命写就的遗言，让他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在故事的尾声，年仅37岁的他，有了和父亲相同的症状。不幸可能再次来袭，而父亲恰好给他做出了榜样，让他更加从容坚定。

(推荐书友：朱延嵩)

《张充和诗文集》



作者	白谦慎
出版	三联书店
日期	2016年6月

《寻幽》：“寻幽不觉入山深，翠雾笼寒月半明。细细清泉流梦去，沉沉夜色压肩行。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戏可逢灯灯可尽，空明犹喜一潭星。”

《张充和诗文集》共收录张充和自作诗词近200首、与友人唱和之作数十首、散文小品及小说60余篇。

张充和自幼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在书画、昆曲、诗词、散文等方面皆有造诣，曾获沈尹默、余英时、饶宗颐等文化大家的赞誉。余英时这样评论张充和的诗文：“她的文学作品与书画在同一风格笼罩之下，体现了中国文化‘以通驭专’的独特精神。”在《张充和诗文集》一书中，不仅能够读到张充和写给沈从文的“不折不扣，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的美妙诗句，同样，也能从其他古诗诗词作品中一睹她的才华。恰如这首

在很多文章中，张充和还直接表达了对文学的看法和观点，读来让人思考良多。在《活文学》一文中，她对活文学的思考颇具特色：什么叫活文学？在某个时代，产生一个文学，它能激动人，能在每一个有生命的人心目中活跃着，有力量叫人哭笑，有力量激怒人，有力量使人自己良心谴责，这就叫活文学。

同样，书中多篇文章表达了张充和对读书这种生活方式的钟爱。《缝线》一文中，她这样说：“读书时，若对着净几明窗，没有谁来吵闹，也没有杂念在心头，让书中事如自己的事，让书中人如自己的人，或竟是自己，这是最快乐的刹那。”也许正是长久读书的积累，才最后奠定了张充和文采才子的底子。(推荐书友：虞时中)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

品鉴

绵细的鱼刺

——读东君短篇小说集《某年 某月 某先生》

舒靓完

这件事仿佛就发生在昨晚，于某个离我住处不远的酒店，我甚至能亲自走进那里……高悬于大厅之顶的灯饰透亮、通黄，人们以此以为“辉煌”。《夜宴杂谈》是全书的第一篇小说，在酒店富丽堂皇的“雅处”，随着客人们纷纷落座，各界的“精英”“泰斗”开始闲聊。然而，他们不只“三句话不离本行”，纵观全场，竟“一句话离不了卖弄”。作者就用这一席话，塑造了“高级知识分子聚会”中的众生相。

所谓的学者、人才，恰似《围城》

里的“灰色”知识分子群像。不同的是，《围城》中人采用的是以假博士学历糊弄国人的低劣伎俩，而东君先生笔下的学者们已然具有当代风范，人物弄弄风雅的方式含蓄而不露痕迹，将中国艺术特有的“意会”发挥得淋漓尽致——各位先生、女士，从坐姿、声音、手杖等外在的精心包装，到彼此专心谈话的话题，严肃正经得不得了。一番谈天说地里，读着读着，读者便掉进了陷阱。煞有其事的《崔莺莺别传》讲述的是一个“寻宝故事”，众人延颈鹤望，俨然“懂行”，乃至让人忽略了，这本是个无聊的话题。当在座者以为不参与即等于没涵养时，自由已被绑架。而这场完美的演出，即我们常说的“社交”。

“我”在众人其乐融融的联合表演里，显得局促而冷漠。存在，是旁观，更是讽刺。正是这讽刺，贯穿了全书的9篇短篇小说。

东君的讽刺有自己的特点，首先在于强烈的象征意义。比如《夜宴杂谈》，是顾先生请的客。顾先生是谁？依我看，是戈多。他的身份、地位皆不重要。众人轮番粉墨登场，待到整整一段话后，才提到这位主人顾先生。或者，他们在引出一位客人的风雅事迹前，以对顾先生的问候作为开头。这位一直被人们等待着的德高望重的“戈多”，直至散场也

没发挥其除“过渡”之外的更多的价值。人们更在乎口中之物、心中之物。

又如《某年 某月 某先生》，讲述的是男人旅途收获艳遇后，与之交流的是死去妻子的骨灰盒，男主角“某先生”被“心上人”伤害的表现，是将手机埋入泥土，甚至连“心上人”，其实也早早沦为“某先生”主观意识的“相机”中一个与真实人物不相符的形象了。作者本人在序言中说，“作家不过是通过各自擅长的文体完成一次自我确认。”他确是循着人们种种仪式化的行为，探知廉耻公德之下的内心隐秘。

这种类似“人为物役”的概念，我之前在西方小说中读到过，不曾想，有天能看到一件本土料子做成的西方款式的衣裳。大抵是因了语言和文化的隔阂，我总是很难接受西方文学作品，虽然翻译者们努力将西方文化里的精致、优雅一一列出，但我更习惯于中国含蓄的古典韵味，这就像品茗，是不能够用嘴就尝出全部味道的。

东君先生讽刺的另一特色，在于语言的耐人寻味，字字珠玑，句句荒唐。作者认为，短篇小说的语言特点是“简洁准确”。我认为，在此基础上，作者自创了另一特色，炼语言为“如鲠在喉”的“鲠”——未必会伤及

性命，却比可见的伤口更引人恐惧。

小说中随处可截取这样的话，让人物形象从普通变得模糊迷离：街头妇人与老者的谈话中，突然冒出一句“你总是相信宿命”；旅友在解释去拉萨的动机时蓦然话锋一转：“不如这么说吧，我要去更高的高原寻找一种飞翔的感觉”；一对初见的男女，忽然开始吟诗般的对白：“你说话就像一个诗人。”“我本来就是诗人。”

读小说本是一件可以忘我的事，但东君先生的语言却再三突破现实生活的浅白重围，在阅读中，我们能感到他时有时无的自我气息，这便是绵细的鱼刺。如梦般平静的湖面上，忽从现实中“扑”地掷来一块石子，冷静平淡的叙述话语终于被拉开一道豁口，露出冲突、乖戾……再迅速愈合。

关于语言，东君先生用了“简洁”一词定义，我想以另一个词对书的整体进行评价，那就是“压缩”。他的小说里被压缩的不是内容，不是情节，而是在特定时间中齐刷刷涌上心头的某些感受。当它们被置于同一瞬间，满溢而出，我才能层层读到这复杂精妙的集合体：找不到小说的一唱三叹，只有冷静平静的叙事；找不到跌宕起伏的故事，只有从容平缓的传奇；找不到回环点题的“包袱”，只有戛然而止的结局。

讲述者的大白话呈现给读者，不粉饰，不雕琢，不矫情，专注地倾听，朴素地呈现。没有技巧就是最大的技巧，真实的人生故事才是最动人的作品。为此，他在日本作家中被公认为“采写第一人”。



沉寂在光阴里的民间技艺

——读《留住手艺》有感

崔海波

盐野米松是日本作家兼电视人，他花了20多年时间，寻访、倾听和记录了300多位不同业种的匠人，选取其中16位，把他们请进电视访谈节目，向受众介绍行将消失的民间手艺，最后将访谈内容集结成《留住手艺》一书。

盐野米松说，“他们依靠双手世代传承的宝贵记忆终将无处安放”……中日文化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书中写到的很多工匠在我们村子里就有，篾匠、木匠、铁匠等，他们的绝活一靠师徒传承，二靠时间打磨。住在我家斜对门的老篾匠有五

个儿子，其中四个子承父业，村民们称他们为“篾匠人家”。那时候，我家的箩筐米筛破了，常请他们帮忙修补，待地里的瓜果蔬菜收上来时，送一些过去算是感谢。千百年来，邻里间就是这样守望相助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适合于地域风土的工匠的职业，慢慢地不再被人们的日常所需要了。一件件由工匠们精心制作、破损后还要修修补补的农具从生活中逐渐消失了。老篾匠死后，他的儿子们也由业务清淡纷纷转行干其他营生。但我父亲每天还是要下地干活，竹制农具坏了，他舍不得扔掉，下雨天不出工，他会用一种很结实的打包带子修补，对付着使用。

《留住手艺》中写到一个名叫石垣昭子的纺织工艺师，能用芭蕉树的丝织出美丽的衣裳。这样的工艺师过去在我们村子里多的是，只是所用材质不同而已。旧时，鄞州樟村农民种桑养蚕，女人们擅长缂丝织绸，记忆中，我奶奶夏日里穿的黑色的丝绸衫就是她自己织的。

宁波西乡有这么一句老话：买地要买东乡畝，老婆要抬樟村山。樟村女人个个心灵手巧，人人皆是纺织工艺师，一匹丝绸能换一船稻米呢。等到我母亲这一代时，蚕还在养，茧却直接卖到茧厂，很少有人会织丝绸了。我小时候，柴屋二楼还堆放着很多做丝绸的用具，缸灶、梭子、缂车、轴头等，后来柴屋翻新楼，这些什物不知到哪里去了。短短几十年间，不少传统工艺濒临消失，原因有很多，主要是现代工业发展迅猛，替代品层出不穷，人们不再需要费工费力的手工产品了。

现在樟村农民不再养蚕，主产贝母，贝母是需要精耕细作的经济作物，眼下只有一些老年农民在种植，后继乏人。几年前，浙贝种植技艺被列入鄞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岁月如梭，许多民间技艺渐渐沉寂在光阴的故事里。

盐野米松为了记录工匠们的故事，创造了一种名为“听手艺”的新写作方式，即尽量原汁原味地将